

散文·中文組

首獎

利志華



本名利志華，香港僑生。在港畢業於建築系，在臺畢業於中文系。

而立之前，為業餘小說作者，曾以數個筆名付梓於臺灣數間出版社；而立之時，來臺一圓大學的文史夢，始以利楠希為筆名書寫文學類作品，曾獲東華奇萊文學獎、中興湖文學獎。

白襯衫

甫入夏，藥妝店的行政總部發出換季通告。門市的正職人員不日便換了夏季制服，工讀生則照舊套上四季不變的圍裙，只是裡頭自由穿著的上衣，必須從冬季規定的黑色，換成白色。

在花蓮工讀之初，我只有兩件白衣，畢業後來到新北繼續工讀，就職這三年多下來，我白衣的數量已增至八件。

有時看著鏡中穿著白衣的自己，一不留神，就會憶起我的媽媽。

媽媽生於大陸的文革末期，她當時是福州洪塘村唯一有資格考大學的高中生，結果榜上無名，又正值可論婚嫁的年紀了，便把心思轉移相親上，遂經遠在香港的表親作媒，嫁給了早年從廣東成功偷渡香港，並在「抵壘政策」下取得合法居留權的爸爸。

當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，時值製造業蓬勃的八零年代，社會隨經濟起飛而急速進步，與當時依然封閉的大陸相比，不僅在國際地位上有著鮮明的差距，就連兩地人民都有著「陸弱港強」的認知——當年的大陸民間流傳著一句話：只要去了香港，就能拾得香港遍地的黃金。

這一點，除了從大陸改革開放前的逃港潮可見一斑，

也從媽媽嫁給爸爸後，其娘家立即富裕起來而得到最切身的印證。

「那時我們是全村第一戶有電視和冰箱的人家，很多鄉里來我們家看電視呢！」

每當媽媽如此憶述她婚後尚未獲得來港定居的申請批准，而必須帶著尚在襁褓中的我暫待娘家的日子，她眼底仍閃爍著得意之色，可見當年外家之風光極盛，全賴爸爸愛屋及烏的眷顧。

如此看來，似乎可以完全忽略爸爸與媽媽之間懸殊的學歷修養。

爸爸目不識丁，但憑著勤奮的勞力，在當年就業機會遍地的香港仍有成家立室之能。他自認老粗，常言媽媽讀過書、富知識，頭腦比他靈活得多，故任何事都對她言聽計從，家中事無大小皆由她作主。

我未懂事時，已從父母如此「婦唱夫隨」的互動中，窺知媽媽擁有堪比女王的地位。

但是，媽媽一旦踏出家門，在外頭就不如家裡威風了。

她抱我來港與爸爸團聚後，求職是第一要事。那時在香港只有兩所大學，縱使她擁有於當年而言已是相當了不起的高中學歷，卻因不被承認大陸的學歷，只能去電子工廠當基層女工。

工廠採早中晚三班制，媽媽為了多賺幾個錢，選擇上

大夜班。爸爸體貼媽媽工作辛苦，除了必須要請媽媽料理小孩在中午放學後的午餐，他一手包辦了所有家務。

在學歷上極不般配的父母，卻在婚姻生活中成了最佳伙伴，哪怕是一個願打、一個願挨的天衣無縫。

一如當時讓大陸人趨之若鶩的港英時代，他們如爸爸的非法偷渡也好，若媽媽的合法移民也罷，不論貴賤，來港後總有其自處之道，也必有其容身之所。

可是，儘管她居港大半輩子了，始終無法把廣東話學好。她極不標準的發音，不僅在人群間顯得滑稽而格格不入，更有一種流離的蒼涼——

人落異鄉，固然盡力融入當地社會，這是求存的本能，奈何骨血裡的故土氣息，難以拋躲，也身不由己。

多年後，當我離開香港，隻身來到臺灣完成我的大學夢，偶而因口音問題而鬧出不同的笑話，我才懂了媽媽當年甘心做女工的心情，而她，又是以何心境立足異地。

記得我小學一年級，媽媽來參加學校的運動會後，有同學問：「為什麼妳媽媽講話那麼奇怪？」

我不及回答，就被一旁的同學大聲搶白：「因為她媽媽是大陸來的鄉下人，不會廣東話！」

「鄉下人」三字，其時於我乃是極度尖銳的詞彙，它代表了老土沒品味、粗鄙又無知，彷彿是野蠻的象徵。

被同學嘲笑完，我開始努力糾正媽媽的發音，卻徒勞

無功。與此同時，我發現媽媽穿起白襯衫尤其美麗，遂認真干涉起媽媽的穿著——廣東話不好，至少打扮好吧。

媽媽對我說：「我不能一直穿白色的呀。」

我二話不說，直接從抽屜裏翻出她的白襯衫，蹣著腳，固執地將衣服往她身上比畫，求她務必穿上。

於是，媽媽的眼睛彎了。她拗不過我的堅持，一次又一次的順從我。

她對我的有求必應，終於三弟呱呱墜地時。

漸漸，我也不再是那個執意要求她穿上白襯衫的小女孩了。

如今，我已成長至媽媽那個老是被我強逼著、懇求著穿白襯衫的年紀了。這一路風雨兼程，在獨力撐持中觀看炎涼世態，愈見其分明輪廓，我慢慢體悟到世間並不只有黑和白，人生在世，也無法只看是與非。

重頭檢視媽媽重男輕女的觀念，源自她自小失怙而遭鄉里欺凌的陰影，我沒有親身經歷過她所經歷的傷痛，只見她對三弟執迷不悟的寵溺，從未設身處地去思考她無助的悲哀。

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。在錯誤的背後，往往有著千絲萬縷、難以釐清的根由。

月有陰晴圓缺，不過是因為月球反射了太陽的光，使得地上的人看見它或盈或虧的變化。然而，許多人只顧觀賞月光不同形態之美，總忘了圓形才是月之真貌。

世事之好與壞，亦端看於哪個觀望的角度和高度罷了。

人生之旅，路途遙遙，崎嶇難行。她是我的黑暗，也是我的光明。

回眸那些菽水承歡的日子，媽媽穿上白襯衫是何其美麗，那是她真實存在過的絕代風華。

這彷彿專屬於她的顏色，我素來並不特別喜愛，直到來藥妝店當工讀生了，在公司的指令下，我才不得不在夏季裡常穿白衣。

恍若昔年，總被我要求穿上白襯衫的媽媽。

評審評語

移居異地，將他鄉當故鄉，每人經歷的酸甜苦辣各有不同；作者透過「白襯衫」這個主象徵，含蓄書寫與母親的情感，以及父母由閩粵遷徙香港、作者移居臺灣的新住民心情，縱有喟歎，但見寬厚，沒有矯情的藻飾，環環相扣，意象鮮明，寓意深遠。

得獎感言

離開土長之地已逾五載，各種新鮮的人與事迎面而至，諸如文化差異等挑戰也紛至沓來，我漸漸懂得與過去和解，也慢慢學會對未來寬容。

在花蓮遇見的兩位恩師，教我始得文學的啟蒙之外，待我亦如友如母般的恩深義重，我一生感恩。

這次幸得首獎殊榮，感激兩位恩師的教育，也感謝評審們的厚愛。